

# 安妮·恩莱特《鹪鹩，鹪鹩》中生态亲密关系的祛魅与重建

## Disenchan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Intimacy in Anne Enright's *The Wren, The Wren*

孙艳萍 (Sun Yanping) 周城伊 (Zhou Chengyi)

**内容摘要:** 安妮·恩莱特的小说《鹪鹩，鹪鹩》交织书写人际亲密关系与生态亲密关系，经历失落、幻象、祛魅与重建的四个阶段，建构了一种具有深刻伦理关怀的生态叙事。面对人际与生态亲密关系的双重分离，小说先解构了浪漫主义田园想象中基于情感投射的融合幻象，继而揭示了唯美主义诗歌语言在伦理维度的缺席，最终以接纳分离、尊重存在的态度重构亲密关系。恩莱特超越了浪漫主义自然观中“重返自然”的怀旧范式，转而倡导一种立足于差异、责任与持续回应的生态亲密关系伦理。

**关键词:** 安妮·恩莱特；《鹪鹩，鹪鹩》；生态亲密关系；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 孙艳萍，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外语教学；周城伊，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战后英国小说的底层叙事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项目批号：23YJA75201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Disenchan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Intimacy in Anne Enright's *The Wren, The Wren*

**Abstract:** Anne Enright's *The Wren, The Wren* constructs an ecological narrative with deep ethical concern by weaving interpersonal intimacy with human-nature intimacy. The narrative traces a four-stage journey from loss, illusion, disenchantment to reconstruction. While the dual disruptions of interpersonal and ecological intimacy await reparation, the novel reveals that the Romantic pastoral imagination of merging with nature is but an illusion of affective projection, and the lyrical poetic language is aestheticized without ethical concerns. Such disenchantment eventually leads to a reconstruction of double intimacy based on an acceptance of separation and a respect for pure existence. The novel transcends the nostalgic paradigm of “returning to nature” in Romantic view of nature and instead

advocates an ethics of ecological intimacy grounded in separ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ed responsiveness.

**Keywords:** Anne Enright; *The Wren, The Wren*; ecological intimac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s:** Sun Yanp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area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mail: pearlsyp@163.com). Zhou Chengyi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royseve@163.com).

从凯尔特时代起，爱尔兰文学一直持续书写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在20世纪初期，爱尔兰作家出于反抗殖民统治及工业文明异化的目的，往往将西部乡村、荒原与海岸描绘为优美而治愈的伊甸园或黄金乡，表现出怀旧的田园情结。<sup>1</sup>然而，进入21世纪后，这种浪漫主义自然观的局限日益凸显。城市与田园二元对立的模式已难以涵盖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新的生态书写模式亟待形成。对此，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在小说《鸫鹛，鸫鹛》（*The Wren, The Wren*, 2023）<sup>2</sup>中进行了一次积极的文学探索。她以当代爱尔兰为背景，讲述了麦克达拉家三代人的经历，通过女儿内尔、单身母亲卡梅尔以及诗人外祖父菲尔的多视角叙述，反思人际亲密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困境。

这种双重性与心理治疗师玛丽·简·拉斯特（Mary-Jayne Rust）提出的“生态亲密关系”（ecological intimacy）相契合。该概念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与人际亲密关系具有同质性，是一种需要“恢复”和“维系”的互惠关系（152-153）。借助这一视角，可以跳出以往生态批评偏重的物质与情感维度，从关系伦理切入，进而探讨小说所引发的若干问题：恩莱特通过三代人的生命经验，并置人际分离与生态分离，揭示二者共同的存在基础；作家借助对田园想象与诗歌语言的叙事性解构，挑战传统浪漫主义将自然客体化、审美化的倾向；随着叙事的推进，小说亦暗示一种更具伦理意涵的“生态亲密关系”。探讨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揭示《鸫鹛》如何为爱尔兰田园书写传统注入鲜明的当代关切与伦理反思，从而为理解后浪漫主义时代的自然叙事开辟新的文学与思想路径。

1 参见 Oona Frawley, *Irish Pastoral: Nostalgia and Twentieth-century Irish Literature*, 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2005.

2 小说以下简称《鸫鹛》。本文有关小说的引文均来自 Anne Enright, *The Wren, The Wren* (London: Vintage, 2023)。中文由笔者翻译，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 一、人际与生态亲密关系的双重分离

《鹧鸪》开篇借主人公内尔之口，提出了贯穿全书的命题：亲密关系的分离。分离首先在人际层面显现。基于罗素·T·赫尔伯特（Russel T. Hurlburt）探查个体思维活动的心理实验<sup>1</sup>，内尔引出了人与人之间存在心理空隙的话题。她回忆道：“小时候，我还以为我们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有心灵感应，你也有心灵感应，那多美好啊”（5）。成长让她意识到，“每个人之间都有一道空隙”（4），“当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那感觉真难受，非常孤独”（5）。恩莱特曾在采访中指出，意识到人与人的脱节是一种典型的童年经验，是“个性化必经的过程”（Bracken 25）。无论作者还是人物的叙述，都指向儿童心理发展中的“分离-个体化过程”<sup>2</sup>——经历主客体分离后，个体开始承认自我与他者的独立性。通过援引科学的心理实验，《鹧鸪》将内尔的个体成长经验，上升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普遍存在境况。

这种分离的阵痛也深刻体现于生态关系之中。菲尔出生于爱尔兰中部奥法利郡的塔拉莫尔，在城外的乡村长大。他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几时全村捕杀獾的经历。在30年代的爱尔兰农村，獾因破坏农作物而被视为害兽。当年幼的菲尔目睹镰刀挥向幼獾时，他与幼獾之间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亲密联结：“我看着这只动物的眼睛，它也看着我的，我们完全理解彼此。獾懂我，就像它懂得自己即将死去。在那一刻，我们比世间任何生命都要亲密”（188）。他后来感慨：“我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都未曾有过那样的联结”（192）。小菲尔与獾的共情建立在双方作为平等自然生命的基础上，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如同那把镰刀，为了消除威胁，斩断了人与自然的亲密联结。置于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视野，此次断裂象征着整个人类群体与自然分离。在早期阶段，人类与自然之间并无明确的主客之分。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提姆·英格尔德（Tim Ingold）所指出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并非“在自然中生活”，而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生活”（40）。随着农牧业的出现，人类通过定居、耕作与技术改造自然。当自然成为被管理与占有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原初联结便如菲尔与獾的关系一般被斩断。

到了内尔一代，工业化与城市文明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疏离。在她眼中，城市是后工业时代的奇异景观：“六棵巨大的松树，赤红的树干，伸展的枝桠”，整个建筑群不得不围绕着它们而建，宛如一座“自然的博物馆”（7）。在此场

1 罗素·T·赫尔伯特是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心理学家，主要从事人的内在意识研究。他开创了描述性经验取样法（Descriptive Experience Sampling），旨在捕捉和分析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体验。这一方法要求受试者随身佩戴呼叫装置，在装置响起时记录下此刻的心理体验。参见 Russell Hurlburt and Eric Schwitzgebel, *Describing Inner Experience? Proponent Meets Skeptic*,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2 参见 Margaret S. Mahler, *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the Human Infant: Symbiosis and Individu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75.

景中，树木被比作博物馆中的展品，成为了居伊·德波（Guy Debord）笔下“景观社会”的一部分。如德波所言，景观社会里“曾经亲历的一切都成了纯粹的表征”（12），小说用树木的表征化揭示了人对自然的支配逻辑——自然被纳入人为设计的秩序中，变成城市空间中的装饰符号，二者原本可能的共生关系随之终结。与此同时，人自身也深陷在异化的处境之中。内尔接着反省道，“当我们懒洋洋地待在混凝土小盒子里时，这些树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责备”（7）。“混凝土盒子”般的封闭空间不仅是一种物理隔离，更构成了心理上的规训空间<sup>1</sup>，形塑着工业文明中的生活形态，使人在日常实践中习惯远离自然的生活方式，陷入自我囚禁。文中“懒洋洋”的态度则反映了异化环境下人失去主体身份的消极状态。如聂珍钊所言，生态领域“有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其实质是有关人的主体身份的争论，有关人在处理同大自然关系时如何选择的问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25）。面对自然的“责备”，人却表现麻木、无力回应，暴露出生态疏离下逃避选择的精神惰性。作者借内尔视角层层描摹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也暗示她重建生态亲密关系的批判性自觉。

通过让个体成长与人类发展相互映照，《鹤鹤》进一步引出了内尔在人际与生态双重亲密关系上的选择。在小说的初始阶段，内尔将重建亲密关系等同于修复裂缝、重新融合。她坚信人们“能够融合”（4），并将陷入爱河时那种“被融合”的体验奉为亲密的理想状态（6）。这一信念正是浪漫主义自然观中人与自然深度融合的体现。为此，内尔提出了情感与语言两条路径：她将共情奉为“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良方”（4），对于情感可能无法跨越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空隙”，则主张“翻译”（4）。“语言是人借助声音表达脑文本的方法”（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567），内尔希望通过翻译这一语言活动来实现脑文本的表达与交互，跨越人际思维空隙。由此，她转向田园想象与诗歌语言，寻求重建两种亲密关系的出路。这也成为她之后祛魅的起点。

## 二、田园祛魅：浪漫想象、物化逻辑与二元对立的消解

在浪漫主义传统中，乡村田园常与自然混同，被建构为质朴情感的寄托与疗愈的载体。小说中，这一观念首先通过内尔对男友费利姆（Felim）的痴迷得以体现。在内尔眼中，出身爱尔兰乡村的费利姆本人化身为田园理想的肉身呈现，被赋予治愈一切创伤的力量：“我脑海里总萦绕着那些关于收割

1 在福柯的规训理论中，空间是权力运作的重要媒介。通过封闭、区隔与功能化配置，现代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规训性空间，在其中个体逐渐内化既定的行为规范与生活形态。朱迪特·乐薇尔将福柯的空间思考划分为三类，其中第三类即对城市空间及其组织的探索。参见朱迪特·乐薇尔：《福柯思想辞典》，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干草、待哺幼畜和明媚阳光的浪漫遐想，这一切都与他肌肤的气息交融在一起。费利姆浑身透着那么健康的生命力，仿佛触碰他就能获得疗愈”（18）。此处，内尔将劳动收割、哺育幼畜与阳光馈赠等典型田园意象全部收束于恋人气味的感官体验中，试图用身体的亲密来吸纳整个田园。触碰即治愈的联想更将费利姆的身体神化为具有魔法功能的自然客体，这恰恰暴露了她渴望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种被浪漫化、功能化了的自然符号。换言之，内尔与男友间的亲密源于单向的情感投射，而非双向的互动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雷尔（Alvin R. Mahrer）曾提出亲密的三层内涵。他将“作为经验/感受的亲密”界定为最低价值的亲密，认为它停留在主体单向的感知体验层面，缺乏对关系对象现实处境的觉察。<sup>1</sup>在这种关系模式中，他者容易被理想化为满足情感、心理疗愈的载体。内尔对费利姆的情感正是如此，她将对方美化为满足疗愈需求的载体，却忽视了关系中潜在的暴力与控制。依赖主观投射的亲密关系在遭遇现实时必然面临瓦解。

内尔田园想象的根源在于她对农业劳作的彻底浪漫化。她援引浪漫主义先驱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断虫不怨耕犁”（18），希望诗意地印证农耕对自然无害。这句诗构建了一幅理想图景，让劳动融入自然律动、生命循环中，隐含的杀戮则被温柔原谅。同时，恩莱特在内尔的叙述中有意加入现实观察，暗示她对田园的浪漫化理解遮蔽了其商品化的一面。与她心中“干草、羔犊与阳光”的牧歌画卷形成张力的，是现实中因过度喂养而乳房感染的牛群，以及仓储过剩的牛肉商品。内尔脑海中两种乡村场景的并置更具反讽意味：窗外，牛犊在草原上漫步食草，展现着生机勃勃的“自然生命”图景；窗内，费利姆却在食用已剥离生命形态的“超市牛肉”（22）。小说将牛的生命与商品形态并置，揭露了现代田园经济的内在分裂与伪善：自然成为了窗框里寄托情感的景观，农业却遵循着以效率和利润为核心的资本逻辑。如果说草原上的牛犊是田园牧歌的审美符号，那么盘子里的牛肉就是这套符号系统最终兑现的交换价值。布莱克诗中“不怨”的想象性和谐在此被残酷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为内尔后续的幻灭埋下伏笔。恩莱特由此实现了对浪漫主义自然观的祛魅：田园不再是本质化、无历史的纯净之地，而是深嵌经济结构的现实空间。

从人类史视角审视，田园本身即是人与自然分离的产物。爱尔兰植物学家约翰·菲汉（John Feehan）指出，当爱尔兰人学会如何在从荒野中攫取的

1 马雷尔提出了亲密的三种程度，分别是作为经验/感受的亲密、作为关系的亲密，以及作为融合的亲密，分别对应着自我欲望的满足、自我边界的协商与自我概念的超越。亲密情感停留在主体的感知体验上，是单向的、主观的；亲密关系涉及两个主体双向的交互，牺牲部分自我感的风险来换取亲密；而亲密融合则是双方界限完全消弭、合二为一，达到“无我”境地的终极状态。参见 Alvin R. Mahrer, “Humanistic Approaches to Intimacy,” *Intimacy*, edited by Martin Fischer and George Stricker, Boston: Springer, 1982, 141-158.

田地里种植和培育食物的时候，他们便逐渐丧失了“作为自然一份子”（573）的原始亲密感。此后，凯尔特人的自然崇拜已然带有驯化自然的功利目的，而中世纪将人类视为荒野征服者的天主教与16世纪后的圈地运动进一步加剧了田园与自然的分化。由此看来，田园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以占有和改造为诉求，迈出了与自然分离的关键一步。然而，浪漫主义诗歌中美化的田园景象，恰恰掩盖了这一分离过程的功利本质，营造了通过农耕即可回归自然的虚假幻象。《鹧鸪》对此的揭露，旨在驱散笼罩在田园之上的情感光晕，指出任何对生态亲密关系的追寻，都必须穿越浪漫幻象，直面自然被卷入社会经济网络后所呈现的残酷真相。

最终，小说的批判锋芒指向了更深层的认知框架——城市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浪漫主义在将自然推上神坛的同时，也将城市生活贬斥为异化的深渊，成为内尔一代急于逃离的所在。然而，正如内尔的朋友麦尔（Mal）清醒指出的：“但是你能怎么办呢，人们总得有个地方住。不如就给他们种几棵该死的树吧。（……）你以为可以一走了之，但你其实无处可逃，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根本无处可去”（202）。人类无法退回前工业时代，正如成人无法重返母体。因此，重建生态亲密关系的前提，恰恰在于打破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正视人类与自然已然分离的历史与现实，从而在当下条件中探寻新的联结可能。

通过解构内尔的田园幻想，小说剥开了浪漫主义自然观的遮蔽。它揭示出，建立在情感投射与物化逻辑上的“田园亲密”只是一种幻象。小说超越了简单的田园颂歌或城市批判，呼吁扬弃将自然与文明置于对立两端的思维定式，为在当代世界中重构真实可行的生态亲密关系扫清了认知障碍。

### 三、诗歌祛魅：唯美语言的拟社交亲密与道德缺席

在田园幻想破灭后，语言成为了内尔寄予厚望的另一条出路。她格外重视语言表达在关系中的作用，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她对母亲卡梅尔与外祖父菲尔截然相反的评价。在她眼中，母亲过度理性、不善表达，因此两人始终缺乏真正的心灵沟通。相较之下，菲尔仅凭诗歌便足以抚平伤痕。内尔对菲尔的印象始于阁楼上一本关于鸟类的诗集：“诗句如此温柔清澈，我仿佛能听见他正对我一个人娓娓道来。别的女孩有父亲，有叔叔；而我，我有好心的老菲尔。他只消片言只语，就能让一切变得美好”（50）。菲尔在内尔心中被塑造成善于表达、言辞精妙的形象，而“言辞体贴正是一个女孩所需要的，卡梅尔却永远给不了”（50）。显然，内尔推崇菲尔的诗歌，是因为相信美的语言具有情感疗愈的力量。菲尔的诗篇为她提供了一种被爱、被理解的亲密体验，她试图将这种体验视为驱散孤独、重建亲密关系的密钥。

然而，内尔从菲尔诗歌中所获得的亲密阅读体验，并非基于道德责任的

道德情感，而是发自被爱欲望的自然情感<sup>1</sup>，无法实现“文学道德教诲的价值”（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1）。因此笔者认为，这种通过文本媒介与主观想象建立的亲密感，与其说是审美体验，不如说更类似大众媒体中观众与表演者间的拟社交亲密关系（parasocial-intimacy）<sup>2</sup>。在拟社交亲密关系中，受众的情感始终由表演者操纵，无需“义务感、努力和责任”（Horton and Wohl 215）。在《鸬鹚》中，菲尔正是用“所有诗歌都与爱而不得有关”（255）的创作信条操纵读者，持续营造一种被倾慕、被珍视的情感氛围。如同无数读者一样，内尔沉浸在菲尔抒情诗精雕细琢的语言中，通过文本获得了亲密的幻觉，却并未真正进入一段需要承担主体责任的伦理关系。

不仅如此，菲尔的抒情诗实则植根于一种狭义的唯美主义价值体系，用英国批评家罗伯特·V·约翰逊（Robert V. Johnson）的话总结，“不仅意味着对美的全心追求，更将美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超越其他一切价值”（1）。菲尔寄给女儿卡梅尔的明信片，便透露出他的人生哲学。在一张印有马蒂斯《蓝色裸女》的明信片背面，他写道：“要活得漂亮。好好地活。（……）不必听从‘善’的教诲，她会教你要善良，但那并非必需”（86）。这段写于年轻女性裸体画像旁的文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唯美主义对青春与感官美的颂扬，以及对传统道德的轻蔑。这正是菲尔亲密观与人生观的真实底色。

相应地，菲尔创作诗歌也以牺牲现实关系所必需的道德与责任为代价。菲尔诗中的“缪斯”们无不沦为唯美幻想的载体，并深受其单恋诗学的隐性伤害。正如恩莱特曾撰文指出，此类单恋诗歌往往“只关乎艺术家的自我”（Enright, “It is Nice to be Adored”）。随着小说情节展开，菲尔为艺术牺牲家庭、暴露爱人隐私的面目逐渐清晰。当卡梅尔亲眼见到父亲第一位“缪斯”时，她不禁想到，“大半个国家的人都能在本地图书馆读到同样的内容（……）而只要他们想象力足够丰富，还能从中读出她的乳头有着金银花蕊般的色泽”（78）。而在追求卡梅尔的母亲时，菲尔竟跟踪她穿过一条又一条街，甚至潜入室内将诗稿放在她的枕边。这些行径无不揭露其唯美面纱下伦理关怀的严重缺失。

此外，菲尔诗中频繁使用的自然意象同样主要服务于审美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道德伦理。小说标题中的“鸬鹚”便是典型例证。在爱尔兰

1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情感可以分为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诗歌能够带给读者审美经验，是因为诗人的自然情感经过理性熏陶，转变成了伦理情感。参见 聂珍钊：《外国文学研究散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82页。

2 拟社会亲密的概念源于社会学家唐纳德·霍顿与理查德·沃尔提出的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理论，指代观众通过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媒介与媒介角色形成的一种单向亲密关系。参见 Donald Horton and Richard Woh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 *Psychiatry* 3 (1956): 215-229.

诗歌传统中，鸫鹛是一个被反复书写、意义不断叠加的意象。菲尔诗中鸫鹛的典故源于他钟爱的爱尔兰民谣《鸫鹛节》（“The Wren Day”），关涉复杂的文化内涵。在爱尔兰传统新年节日圣史蒂芬节，人们会唱起歌谣，捕猎鸫鹛并予以掩埋。此时，鸫鹛既象征逝去的一年，亦隐喻“背叛者”；捕杀鸫鹛意味着辞旧迎新，也寓意国家重生。《鸫鹛节》的歌谣语言欢快，却暗藏冷酷——鸟儿因人类赋予的种种意义而丧生。唯美语言层叠的意义堆积，最终只满足了人类自我指涉的审美狂欢，却缺乏对他者生命真实的关注与伦理的共情。

菲尔的抒情诗与其现实中亲密关系的屡屡破裂，构成了尖锐的反讽与反差，彻底暴露了其诗歌创作中以审美体验为中心、唯美至上的根本缺陷。“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或是戏剧，其价值都在于伦理价值”（聂珍钊，《外国文学研究散论》196）。尽管能凭借语言营造出被爱的亲密体验，菲尔的诗歌却将真实亲密关系中的道德与责任视为无物，也因此失去了伦理价值。内尔对菲尔从崇拜到祛魅的认知过程表明，诗人对虚幻融合感的执着追求，叠加其对现实人际疏离与伦理责任的系统性否认，最终导致了真实亲密关系的必然崩塌。

#### 四、关系重建：差异承认中的动态亲密与生态伦理

通过揭露田园想象中潜藏的功利逻辑以及诗歌语言的唯美幻象，《鸫鹛》从根本上动摇了浪漫主义自然观将亲密关系寄托于田园空间与诗性语言的传统路径。小说揭示，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都无法通过情感投射或审美融合来消弭差异、实现虚构的“合一”。如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所言，“他异性与二元性并不会在爱的关系中消失。将爱理解为两个存在之间的混同，是一种虚假的浪漫主义观念”（*Ethics and Infinity* 66）。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并非关系的障碍，恰恰是关系得以可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小说进一步追问：一种真实的、具有伦理性的亲密关系应当如何建构？对此，恩莱特让主人公内尔通过身体经验与感官在场，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逐渐以亲历取代想象，以存在置换意义，重新编织自我与他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网络。

其一，在人际层面，从标签化投射转向具体性接纳。内尔的关系重建首先体现于她对卡梅尔态度的转化。此前，内尔始终以“理性”“实际”等固定标签来认识母亲，以先验范畴将他者“总体化”，从而实现占有的认知姿态。在列维纳斯看来，一段伦理的关系恰恰在于其对这种认知性占有的拒绝：“他者之脸拒绝被占有，拒绝屈从于我的权力（……）无论是享乐还是认识”（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197）。随着对家族秘史的逐步了解，内尔开始察觉到，卡梅尔的情感结构并非源自性格特征，而是根植于她自身并未经历、亦无法想象的家庭创伤史。在这一不可共享的过去面前，内尔认识到母亲作为“他者”无法被完全把握。由此，她撤除了强加于母亲身上的先验

范畴，转而接纳一个具体而复杂的个体。于是，人际亲密得以从对完美对象的幻想，转向对眼前真实生命的接纳。

其二，在生态层面，从审美景观转向微观存在。内尔对自然的关注也发生了实质性转移，从对牧歌式田园远景的眺望，回归到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现场；从对宏大自然意象的象征性捕捉，转向对具体存在的感官沉浸。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她对光的重新发现。她如此描述：“近来我痴迷于光，它是如此难以被商品化。我所说的不是美丽的黎明，不是阳光下的假日，也不是让照片看起来迷人的光线。我说的是光亮本身，是被点亮的空气，是我敲击键盘的双手表面闪烁的微光”（130）。内尔清晰地区分了作为审美客体的光与作为存在本体的光。后者因其不可占有、无需付费却又绝对独特的性质，得以摆脱商品化逻辑与意义投射的框架。在这种去功利化的关系中，自然不再是被凝视、被象征的景观，而是通过直接的感官参与，嵌入并塑造着人的日常存在。人与自然的亲密，从而从浪漫主义的远景怀想，回归为可持续的亲身实践。

其三，在伦理态度上，从意义强加转向他者尊重。小说结尾处，内尔在母亲花园中与一只红腹灰雀的相遇，标志着她的关系伦理的最终确立。在此场景中，内尔有意识地悬置了惯用的抒情语言，拒绝为小鸟编织任何隐喻或象征。她意识到：“言语只会模糊它的本真：唇膏色、珊瑚色、雪纺纱的质感、波特酒的光泽——这些都是强加于渺小却无可辩驳的红腹灰雀本体之上的附加物”（273）。内尔清楚，“唇膏”等喻词并非对自然的描述，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强加，是覆盖在他者之上的文化负重。通过主动放弃命名与修辞，内尔得以让“鸟永远是鸟”（273），体现出对自然他异性的尊重。如此，人与自然间建立起一种基于差异的关系伦理，如同列维纳斯伦理中的他者，“始终保持着无限的超越性与无限的异质性”（*Totality and Infinity* 194）。当关系不再以认知占有或审美赋意为前提，人类与自然之间由语言与想象构筑的屏障才开始消融，一种非融合性的亲密才得以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鹳鹑》并未否定情感或语言本身的价值，而是警惕其在亲密关系中的滥用与僭越。其生态亲密书写的核心，在于批判以浪漫田园与唯美诗歌为载体的浪漫主义自然神化倾向，旨在剥离关系中由浮华语言与强行意义所制造的幻象，将自然重新定义为日常生活中微观、具身、可感的真实存在。笔者认为，小说所倡导的亲密关系，不再是基于主体情感单向度投射的融合感，而是一种在差异承认的前提下，通过共情、语言、身体经验与生态实践，与他者持续互动、协商、调适的动态过程。在恩莱特笔下，生态亲密书写不再是逃避现实矛盾的乌托邦想象，而是立足对必然差异的承认，以包容、负责与回应的姿态，走向他者。

《鹳鹑，鹳鹑》基于麦克达拉三代人的生命经验，以交织的方式书写人

际关系与生态关系，凸显了爱尔兰现代化进程中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分离。面对双重关系分离的困境，小说解构了传统浪漫主义生态观“重返自然”的理想化叙事。首先，内尔对田园想象的幻灭揭示了田园情结潜藏的情感投射与乡村劳作的物化逻辑；继而，她对抒情诗歌语言的祛魅进一步洗去了唯美主义话语对自然的修辞粉饰，暴露了语言在再现自然时的局限；此后，内尔转向真切的生活体验，在去伪存真的日常实践中，逐步重建起真实、具体且充满协商性的人际与人-自然亲密关系。一种更具交互性与伦理意涵的“生态亲密关系”由此诞生，它立足于对他者独立性与能动性的承认，呼吁着持续的感知、回应与责任。从文学史脉络看，《鹧鸪》是一种后浪漫时代的关系现实主义书写。它继承了爱尔兰文学关注自然的传统，但又未将其神化为理想之乡，而是描绘了一副更贴近生存本相的、充满张力且需持续经营的亲密样貌。由此，小说以自身的叙事实践，开辟了一条去浪漫化、重伦理性的叙事路径，给爱尔兰田园书写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关切与伦理反思，也为后浪漫时代的自然与关系叙事提供了深刻而富有启示的文学范例。

### Works Cited

- Bracken, Claire and Susan Cahill. "An Interview with Anne Enright, August 2009." *Anne Enright*, edited by Claire Bracken and Susan Cahill. 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2011. 13-32.
- Debord, Guy.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New York: Zone Books, 1994.
- . "'It is Nice to be Adored, until It isn't': Anne Enright on the Problem with Unrequited Love." *The Guardian*, 2 September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3/sep/02/it-is-nice-to-be-adored-until-it-isnt-anne-enright-on-the-problem-with-unrequited-love>. Accessed 11 November, 2024.
- Enright, Anne. *The Wren, The Wren*. London: Vintage, 2023.
- Feehan, John. "Threat and Conservation: Attitudes to Nature in Ireland." *Nature in Ireland*, edited by John Foster & Helena Chesney. Dublin: The Lilliput Press, 1997.
- Frawley, Oona. *Irish Pastoral: Nostalgia and Twentieth-century Irish Literature*. 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2005.
- Horton, Donald and Richard Woh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 *Psychiatry* 3 (1956): 215-229.
- Hurlburt, Russell and Eric Schwitzgebel. *Describing Inner Experience? Proponent Meets Skeptic*.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7.
- Ingold, Tim.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2000.
- Johnson, Robert V. *Aesthet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69.
- Levinas, Emmanuel. *Ethics and Infinity: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 translated by Cohen,

R. A. Pittsburgh: Duquesne UP, 1982.

—.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P, 1969.

Mahler, Margaret S. *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the Human Infant: Symbiosis and Individu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5.

Mahrer, Alvin R. "Humanistic Approaches to Intimacy." *Intimacy*, edited by Martin Fischer and George Stricker. Boston: Springer, 1982. 141-158.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聂珍钊：《外国文学研究散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 *Discourse o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anjing: Nanjing UP, 2022.]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外国文学研究》1（2020）：22-33。

[—].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Human Subjectivity: A Possible Solution to Ecological Cris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0): 22-33]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朱迪特·乐薇尔：《福柯思想辞典》。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Revel, Judith. *Dictionnaire Foucault*. Chongqing: Chongqing UP, 2015.]

Rust, Mary-Jayne. "Ecological Intimacy." *Vital Signs: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Ecological Crisis*, edited by Mary-Jayne Rust and Nick Totton. London: Karnac Books Ltd, 2012. 149-162.